

老子翼卷之一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可道如禮不虛道之道常者恒久不變也母者言物自此生也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微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又邊際也歸也陳景元曰大道邊有小路曰

微丁易東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或以無名有名為讀或以無與有為讀然老子又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是可以無與有為讀乎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有常無常有為讀者有無欲有

欲為讀者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語則於常無常有斷句似也然老子又曰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子為證據老子以讀老子可也

蘇註

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身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禮智亦然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夫道不可道况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不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

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微而不知其妙則羸而不神留於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變矣以形

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

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筆乘

微讀如邊微之微言物之盡處也晏子曰微也者德之歸也列子曰死者德之微皆指盡處而言蓋無之為無不待言已方其

有欲之時人皆執以為有然有欲必有盡及其盡也極而無所更往必復歸於無斯與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雖然老子亦不得已為未悟者言耳實非含有以求無也苟其含有以求無則是有外

更有無安得為無蓋當其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故不減色以為空色即空不捐事以為空事即空不然其所謂無者為對有之無而所謂有者為對無之有亦惡得謂之常無常有我噫安得知常者而與

之一論此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

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傾不平也生我妙傾和隨皆以喻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處上聲夫音符

蘇註

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長短難易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

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當事而為無為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于長短之度離于先後之數非是非惡非善非不善乎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于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為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為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聖人居于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于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

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治去聲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夫

音符王輔嗣曰心懷智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骨無知以幹故強之志生事以亂故弱之

蘇註

尚賢則民至于不若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于無有而至于盜見可欲則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亂雖然天下知五者之為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非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

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于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易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滑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實貨而

貴之術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

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不以三者術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即因三者之自然而

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為無為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行五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冲本作盅器之虛也李約云帝生物之主

也羣化皆處後唯道獨居其光象似也道性謙故不言定處其先而云似

蘇註

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眾有雖天地之大山可之廣無所不過以其無形故似

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于妄不構于物外患已去而先生焉又從而和之恐

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弃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其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帝矣而又先于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橐籥他各反橐籥治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積所以受籥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也屈鬱也抑而不申之意數音胡屢也

蘇註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言如結芻以為狗設之于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弃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于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

雖未仁之而仁亦大矣排之有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見

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蘇註
測故曰谷神牝能生物猶前章所謂母也謂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南君米曰老子書其遺詞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于字之間也如是謂玄牝則讀牝如七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詞與下句相叶或隨語生解既什玄牝又指一處為玄牝之門則失之矣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

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馬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如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蘇註
天地雖大而未離于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于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于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于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
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端與善仁言善信
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處上聲惡去聲幾平聲治去聲夫音符尤
過也

蘇註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
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
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
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履于形則干

道有間矣故曰幾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
有善此者也故曰上善避高趨下未嘗有
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
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
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

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知而不留于一善
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
而不免于人非若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
兼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

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
名遂身還天之道
揣初委反遺唯季反持而盈之謂盈而持
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古文多倒
語耳懼其溢而左右以枝之曰持欄其折

而節量以治之曰揣

蘇註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
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
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
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
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日中則移月滿則虧
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况于人
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肅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
門闔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
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
德

載乘也營如經營怔營之營白虎通曰營
營不定貌是也營魄雖滯載而乘之言無
住著也訓營為魂為衛為止皆于義未協
言魄載魄者雖近但不曰魄載魄而曰載
營魄後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魄也况以
此載彼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旨乎條如
水之濯除如糞之除天門以此心而言開
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莊子出入出而無
見其形是謂天門本此高許六反養也長
上聲宰制也

蘇註

魄之所以異于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
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
狀魄為物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
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于人
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

之一言其眾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
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
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
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
不治則神聽于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

于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鬼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鬼使兩者不相離身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于古之真人培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猶是也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

教一

十二

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弱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如嬰兒極矣聖人外不為鬼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于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于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于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意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闢變會之閉眾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

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發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為雌者亦不失時而已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于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

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于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筆乘

古者鬼鬼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鬼鬼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

教一

十二

曰鬼既生鬼陽曰鬼是也大氏清虛則魄即為魂住著則魄即為魄如水凝而為冰泮則為水其實一耳夫魄之營營日趨于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體四大本空如人載于車舟載于水乘乘然無所歸也如

此則化有為無滌情歸性眾人離之而為二我獨抱之而為一入道之要執切于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今別故心使氣

則強專于氣而不以心間之則柔夫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妙之見也疵病也眾人之疵粗而易除學者之疵微而難遣何以故道之所謂疵則學者狃之為獨見者也金屑雖精內眼成翳以覺為礙以解為縛可勝病乎是故當除除之也老子之示人可謂盡矣然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其誤認前言不至以輒斷為學者執希故又示之曰我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即

教一

十二

愛民治國而能無為也所謂為無為也專氣致柔者非營閉之謂也即天門開闢而能為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晦昧之謂也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闢明白

四達其于生之畜之為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為也為雌也無知也則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也非玄德而何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莊子曰老子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說亦甚明矣絀老

子者猶謂其弃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則未放其文而先有意以誣之者耳豈不妄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轂古木反輪所轆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以為利轉也當平聲埏始然反埴而力反考功記曰埴和埴黏也和水土燒以為陶也半門曰戶牖窻也

蘇註

竭知盡物以為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知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收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令並乎聲爽平聲差也行去聲鳩摩羅什曰不知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聾盲何異

教一

十四

為腹猶易良其背之意不為目猶陰符機在目之意李約云目無厭聖人不為腹知足聖人為之目視外故云彼腹實內故云

蘇註

此

視色聽音嗜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為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聖人視色聽音嗜味皆與人同至于馳騁曰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眾人為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于內者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教一

十五

為吾之為去聲貴大患若身當云貴身若大患傲而言之古語類如此

蘇註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為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為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于寵而世不悟以寵為上而以辱為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于寵則寵固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貴之為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于腹大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于履患而教之以難于有身知有身之為難則大患去矣性之于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

精可以蹈水火人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為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手內寵辱得失之交攫之于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人之所以驚于權利溺于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與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也。

筆乘

人情率上寵而下辱不知辱不自生生于寵也則寵為下矣寵為下故得寵夫寵皆若驚然驚者觸于物而無著者也過則虛矣貴重也謂難之也人情率有身而難患不知患不自生生于身也無其身則無患矣由此言之世之上寵者是上辱也驚寵與辱同則何辱有身者是有大患也貴身與貴患同則何患夫不以身視身而以大

患視身無身者也而顧可以無患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譬而言之如不輕以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寄惜以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託則知不有其身而其身反可保也莊子曰越人三世弑其

君三千搜患之逃之丹穴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夫王子搜惡為君而越人愈迫

欲得之則不有其身而身可有也復奚疑哉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噉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

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搏音團執也詰契吉反噉古曉反明也

蘇註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于一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

人始有性而已既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為視為聽為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為一則日遠矣若推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物之有形者皆屬于

陰陽故上噉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噉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于無也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

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余在我矣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

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
儼若客渙若沫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
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
以久動之徐王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
故能救不新成

教一

六

強其文反豫猶皆默名豫象屬也壠右謂
犬為猶象能前知其行遲疑大先人行尋
又回轉故遲回不果謂之猶豫儼矜莊貌
渙散也木未斷曰樸壘空也冬涉川常難
之也畏四鄰慎自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

冰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若谷
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
謂強為之容也能救不新成邵弁曰能救
能不新能成也不盈則若救缺能救也無
事更改能不新也同然皆得能成也紀甫

曰能讀如耐耐救者雖舊不壞新成再造
之也

蘇註

粗盡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
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

為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
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
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若客無所不
敬未嘗惰也若冰將釋知萬物之出于妄
未嘗有所留也若樸人偽已盡復其性也

教二

十九

若谷虛而無所不受也若濁和其光同其
塵不與物異也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
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
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
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

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而遂通天下
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盈生于極濁
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物未有
不救者也夫唯不盈故其救不待新成而
自去

致虛極守精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後夫物
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
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
公乃王王乃天乃道道乃久後身不殆
開元疏致者今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致

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芸芸作之狀也
常即常道之常以其為萬象主故曰王以
其為眾父父故曰天

蘇註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

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
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
于動而况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貴虛靜之
用難以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
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

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物
皆作于性皆復與性僻如華葉之生于根
而歸于根濤瀾之生于水而歸于水苟未
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
故唯歸根然後為靜命者性之妙也性可

教三

十

言至于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
至于命聖人之學道必始于窮理中于盡
性終于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
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
其所以然而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

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所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于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其為功也少聖人外不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

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于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後命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于性而後湛然

常存矣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于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于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將哀而憐之何所

不容哉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向雖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天猶有形至于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于此矣

筆乘

致虛而不知實之即虛虛未極也守靜而不知動之即靜靜未篤也若此者觀無于無而未嘗于有觀無故耳試觀萬物方其並作若動且實而實無纖毫動與實者能如是觀是為觀復復者復其始也夫未能

觀復即止動求靜欲靜轉動當物芸芸復歸其根則一功諸念當處寂滅不求靜而自靜乃真靜也靜則復命矣不曰性而曰命者性可言也命不可言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手命失理性非不妙矣而猶有妙

在焉舉此而容之盡之了不可得斯為至命則命又非性之方矣有作必有變復命則作而無作謂真常此非明者不能知也知常則靜則言不知常則妄作則凶方其迷于妄也自是而非彼必不能容知當

則善惡兩忘是非無朕何所不容哉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即命也至此于道乃全而可以久可以不殆特其餘事耳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長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方其覽言功畜事

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不知有之一作下知有之今從吳幼清本

蘇註

太上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其次以仁義治

世一

世二

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又其次以政齊民非不長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

聖人自信有餘其于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之志臣

大親王輔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子慈孫也

蘇註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臣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

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偽報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賢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殉以沫相濡以溼不

如相忘于江湖

教一

世三

絕聖弃智民利百倍絕仁弃義民復孝慈絕巧弃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令平聲屬之欲反

蘇註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于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

聖弃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于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跡為之也故絕仁弃義則民復孝慈巧所

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弃利盜賊無有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益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

下益以不安易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二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

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弃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而中人以上

教一

世四

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唯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弃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偽

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